

海系歌

苗 冰 舒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海系歌

I247.5
265
3

苗冰舒 著

BK27/14



湖北人民出版社

A598325

沧 桑 歌

苗冰舒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插图 274,000字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06·783 定价：0.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作品，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一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黄泛区及南征途中，同国内外反动派作艰苦斗争，和以李树红为代表的一批指战员在战斗里成长的故事。作品还描写了我军解放南京后，李树红等重返黄泛区，为彻底改变家乡面貌，建设新生活，继续同阶级敌人、错误思想和自然界展开英勇斗争的丰富生活。文字朴实，描写黄泛区军民斗争生活等场景颇有生活气息。

第 一 章

一九三八年夏天。

梅子熟了。黄河两岸莺啼草长，麦香杏红。豫中平原上，麦海呼啸，柳絮飞舞，布谷鸟儿亮开嗓门欢快地唱着，沙鸡儿拍打着短翅咯咯高飞……。一年里，这要算最美气最喜人的季节了。经过春荒三月苦熬苦撑过来的庄户人，到了这时候，也要松动一下腰杆，舒展一下眉头，脸上透出几分喜悦，巴望得个好年景。但是，从进入阴历五月，生活在这块平原上的劳苦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沿着平汉路猛扑过来，印有膏药旗标志的飞机不时在城镇上空丢下炸弹……；黄河大堤突然决口了，汹涌、浑浊的洪水翻着巨浪，打着旋涡，似那出山的猛兽，凶恶地在旷野上横冲直闯，使这素称富饶的中原大地变成了汪洋泽国，只在一些地势稍高的地方还能看见一小片一小片麦穗儿和枯草叶在水面迎风摇曳，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只能看见露出水面的树梢和一道道黑色的屋脊了。几天来，和洪水搏斗而幸存下来的人们，有的坐在孤岛似的屋顶上，有的攀在大树上，悲愤地望着滔滔洪水，呼天喊地……乌云在他们头顶翻滚，闷雷在他们耳边炸响，人和牲畜的尸体从他们眼前淌过，满目是荒凉，到处是苦难，千仇万恨深深刻在他们的心坎上……

就在前些日子，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日寇长驱直入，五月十日包围了华中战略要地徐州。徐州国民党守军斗志全无，仓惶弃地，突围西窜；日寇跟踪西追，六月五日攻占开封，六日攻占

中牟、尉氏，眼看就要染指鄂北，直取襄、樊、沙、宜，席卷整个中原。蒋贼见势危急，不图积极抗击，而下毒手以数百万生灵作牺牲，密令他的匪军在黄河沿岸的赵口、花园口二处挖开大堤，企图以洪水阻止日寇前进。河堤掘开，恶浪滔天，主流宽达七十余里，最宽处有一百二十余里，水深数丈……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省遭淹即达二十余县，淹没城镇村庄五千六百余个，淹死者达四十多万人，亡命他乡者约九十万人，田地淹没九百多万亩……然而，骄横至极的日寇并未被蒋介石放出的洪水挡住，继续沿着铁路、公路线疯狂向南进犯。此刻，在千罅万隙、遍体鳞伤的黄河大堤上，成千上万刚从炮火和洪水中逃脱出来的灾民，正踩着泥泞向前逃奔。

在逃难的人流里，有一家姐弟俩，姐姐叫李秀儿，十八、九岁，细高挑身材，鹅蛋形脸上忽闪着一双明亮、机灵的大眼睛，额前“刘海”上挂满了细细的水珠儿，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垂在背后，雨水顺着辫梢往下淌着，肩上、背上全湿透了。她一手拎着个花包袱，一手拉扯着弟弟。弟弟叫李树红，比姐姐小两三岁，个儿不高，面黄肌瘦，可他紧跟着姐姐，奋力地赶着路。

这姐弟俩离家逃难已是第五天了。五天前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洪水，怎么一下子冲出河堤了呢？不要说年幼无知的弟弟，就连秀儿在脑子里一时也转抹不开。她老在想，这是真事吗？爹就这样永远浮不到堤岸上来，姐弟俩就这样成了孤儿？她一边走一边想，不时回过头去，焦心地在逃难的人群里寻觅着，她多么渴望在人流里会出现爹的身影！经过几天的寻觅、盼望，她的心慢慢凉了。这时，五天前那慌乱、可怕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那是一个寂静的黑夜，天阴沉得象一张死人脸，眼看要下雨了。乡亲们把刚割回的麦子堆在场院里，全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堆垛儿和准备碾场的事儿。在场边地头上，秀儿不时听到乡亲们的窃窃私语，知道鬼子离县城不远了，国民党溃军早已逃跑了。他们住的村子

——李庄，暂时成了中间地带。乡亲们几天前合计，把麦子收割完，把粮食打到手，再逃鬼子也不晚。这天晚上，姐弟俩帮着爹在地主场院里忙到后半夜，直到东家派人来吆喝才收了工。父女三人拖着劳累的身子回家安歇。没一会儿，秀儿爹被屋外杂乱的脚步声惊醒了。他翻身坐起，问：

“秀儿醒醒，这是啥响声？”

秀儿醒了，听着哗哗的水声，揉揉眼睛说：

“怕是发河啦！”

“紧七月，慢八月。眼下不是发河季节，为啥河水呻唤得这么邪火？”爹边问秀儿边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忙说：“响声不对，赶快下床！”

秀儿连忙披上衣裳，使劲推醒了睡得懵里懵懂的树红。这时，街上人声嘈杂，有人在大声喊：“黄水进村了，赶快逃命啊！”

爹翻身从晒凉竿上扯下张包袱皮儿，兜上几块干粮递给秀儿，便带着这一儿一女奔出堂屋。他们刚走出院子，水已涌到门口了。走到街口，水已齐腰深了。秀儿借着晨光，侧过脸看看弟弟，水淹到他的脖颈，只露出个脑袋了。漂来的死人、死畜和家具杂物，从眼前一掠而过。爹眼明手快，伸手抓住漂过来的一个大立柜，忙把秀儿和树红扶上趴好，他自个儿泅着水，推着柜子，朝黄河大堤游去。眼看接近大堤了，水势又急又猛，浪头一个接一个，倾泄而下的洪水在堤沿形成一个一个大旋涡。蓦地，一个浪头劈头盖脸压过来，爹呛水了，他双手一松，驮着秀儿和树红的大立柜霎时被冲出两丈多远。爹死命地泅出水面，大声喊道：

“秀儿，千万抓住柜子……”

忽然，又一个浪头打来，把爹冲得老远，一连呛了好几口水，在浪谷里翻上翻下地滚着身子，他仍然在喊：

“树红，抓紧——抓紧——”

秀儿回头再去看爹时，只见爹在浪头里翻腾了几下，接着又

是几个小山似的恶浪压了过去，爹再也没有露出水面了。水借风势，终于把立柜冲到大堤岸边。秀儿和树红跳上岸，在堤岸上哭着、叫着，但是回答他们的只是洪水恶浪的喧嚣和凄风苦雨的呜咽……

狂风单折独根树，严霜偏打无根苗。八年前，秀儿的娘被土匪残害死了。那年，河南正闹匪患，爹在本村给地主扛长活。一听土匪要来，这家地主逃进城去了。地主管家婆临走留下话儿，要秀儿全家搬进她家大院里住。这样，既有人看家护院，又有人继续干活。谁知秀儿一家人刚搬进东家大院，西乡土匪就打进村来，把地主家抢了个一干二净。土匪还把她爹吊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硬逼着爹说出地主金银细软埋藏在什么地方。爹说自己是个穷长工，哪里知道这些呢。土匪不信，把爹往死里打。娘护着姐弟两个，还搂着一个正在襁褓中的小妹，被关在地主的耳房里。土匪头子打完爹，又来盘问娘，但也问不出什么着落。这时，土匪头子一眼看中了娘手上带的一只镂花银镯。这还是娘出嫁时，外婆起早贪黑，不知熬了多少灯油，纺纱、织布积攒下几个钱，给娘打的陪嫁镯子。土匪头非要抢走不可，娘不肯给。只听当的一声，土匪头子手中的枪响了，娘捂着胸口倒在血泊中，镯子被抢走了。姐弟俩抱着娘哭得死去活来，娘紧闭着嘴唇断气了，小妹还在娘怀里吸吮着奶头。土匪走了，爹被乡亲们解下来，他抱起小妹，掩埋了亲人。这时地主管家婆从城里回来，当她知道秀儿一家的遭遇后，不仅连一句人话也不说，反而诬陷爹招来土匪，抢了她家，是土匪的“眼线”，要送衙门。后来经过村里人调停，地主婆才打出底牌，要秀儿全家做工抵债，包赔损失。就这样，秀儿一家人不仅遭到土匪的残害，并且全家都得替地主无偿地干活。地主管家婆还歹毒地说：

“闺女做活纺线，小子拦牛放羊！那小妮我不留，要么给人，要么喂狗！反正我不拿白饭养活人，也不想占你家人手！”

“这年头孩子给人，谁个肯要？”爹不答应，冲着地主辩理：“俺家再穷，她也是条命，咋能随便乱扔！”

“你不扔，我扔！”地主管家婆气极败坏地说：“反正不能撂在家里，多一条累赘！”

爹和姐弟俩千方百计维护着小妹，生怕地主婆把她卡死、扔掉。但常言说得有：再毒毒不过蝎子针，再狠狠不过地主心。一天，李家三人从地里干活回来，见房门被撬开了，秀儿和树红冲进去一看，小妹不见了。姐弟俩连哭带嚷找到地主管家婆，硬逼着要她还小妹。

“去找吧！在村南荞麦地一蓬苦蓼底下！”地主管家婆咕噜着水烟袋，信口吹着火篋儿，不动声色地说着，仿佛她扔出去的不是一个孩子，倒象泼出一盆污水那样不当事儿。稍停，她又说：“找也白搭，早叫狗叼跑了！”

秀儿和树红跑遍了村南每块荞麦地，翻遍了一蓬蓬苦蓼，连小妹的影子也没看到，姐弟两个痛哭了半天才往回走。

.....

娘惨死在枪下，洪水夺去爹的生命，小妹被地主管家婆扔了不知下落，一家五口，只剩下姐弟俩。外婆早年去世，几家远亲近邻也被洪水冲得五零四散，秀儿想到这里，眼泪象脱串的珠子，扑簌簌地往下落……

“姐，”树红见秀儿又难过起来，忙问：“又咋啦？”

“没啥。”秀儿怕弟弟伤心，连忙拭干泪水，强作镇静地问：“你累不？”

“不累。”树红喃喃地说，“就是有点头晕心慌。”

“那是饿啦！”姐姐拉住弟弟坐下，忙解开印花小包，拿出一块黑荞麦饼，递给树红。姐弟俩早已断粮了，临逃时带的干粮早已吃光，这块黑荞麦饼还是一个逃荒的大叔送给他们的。秀儿说：“吃点东西压压，歇歇腿再赶路！”

树红接过荞麦饼，一掰两半，递给姐姐一块，说：“姐，你吃。”

“不，我不饿。”秀儿推过弟弟的手说：“你快吃吧。”

这时，逃难的人群不断从她们身旁走过，有的难民在堤边水里泥里搜寻一点腐根败草拿来充饥，因为野菜早被人挖光了。逃难人群里不断有人倒下，有几只嘴尖爪利的乌鸦正围着人尸飞来飞去……秀儿目睹这一切，心里不住地想：“莫非，莫非这也是俺姐弟俩的下场？！”秀儿回过头来，见弟弟也在呆呆地望着那边，便连忙把弟弟叫转过来。

“别看它！”秀儿望着树红说，“只要咱们到了山河镇，见到秦大叔就好啦！”

姐弟俩走投无路，举目无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到了西乡，想到了山河镇上爹的生前好友秦老庆大叔。秦大叔会打大车，会耍木匠手艺，往年，大叔每到东乡做工，总在秀儿家落脚，近几年来，听说大叔在他本村，当上了地主的掌鞭长工，来往就稀少了。秦大叔是爹肝胆相照、同甘共苦的穷朋友，只要姐弟俩到那里，找到秦大叔，总能有个落脚下处。于是，姐弟俩怀着这一线希望，顶风冒雨，奔向西乡……

山河镇是豫西地区紧贴黄河的一个很大的村镇，整个镇子周围长有郁郁葱葱的松柏，林荫深处，闪出一道赭色泥墙，围墙脚下是一条小河，淙淙流水，清澈见底。村南二里便是奔腾咆哮的黄河。穿过浓密的树林，向西望去，那一抹青烟似的峰峦，就是太行山了。尽管这儿也可隐隐约约听见闷雷般的炮声，但因没让洪水冲着，毕竟安静多了。秀儿和树红寻人心切，顾不上细看那镇子，挪动疲劳不堪的双腿，走进山河镇。

今日正赶上逢集。集上骡马市、柴草市、人市、山货市，拥挤嚷嚷；吆喝声、叫卖声一片山响……

算命测字的拚命叫唤：“戊寅大灾，人死过半；要知吉凶，请

卜一课，黄鸟算卦，八折优待……”

几个牲口贩子争得面红脖子粗，正夺一条缰绳：“我决不再添了。再添一个，出门让我碰上快枪子儿！”“你不添，我要卖给你，叫我当龟孙！”

站着不少荷锄等着帮短工的人市上，一个穿着红绸小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正唱凤阳花鼓，那词儿编得真切：

说东乡，道东乡，
东乡十年九年荒，
自从来了日本鬼，
奸淫烧杀一扫光。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更遭殃。
派兵挖开花园口，
百万人民赴汪洋。

平地一声春雷响，
毛主席领兵把日抗，
西方不亮东方亮，
黑了南方有北方。

小女不到别处去，
去投八路打东洋，
.....

几个团丁挤了过来，朝着穿红袄的小姑娘高喊：“抓住她，女共党，……赤色宣传，煽动抗日……”只见小红袄在人群中一闪，

人就不见了。

路旁人们窃窃私语：“岂有此理！打日本犯法？抗日有罪？”

“听说，黄河决口淹了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吞噬了八十九万人民的生命，有一千二百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看这些逃难的孩子……”

秀儿这时发觉就在这集镇上也有不少从黄泛区逃难出来的灾民，有的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有的孤单单地拄着棍子，端着讨饭瓢穿集而过……

秀儿、树红顺着大街走，只见东西两座寨门遥遥相对，东街路北一家高宅深院，门口有一对青狮上马石，两扇黑漆大门紧闭，门扇上嵌着两只闪亮的黄铜兽环，青砖台阶下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身上横七竖八地挎着子弹、枪支，看样子是些看家护院的。门前空地上，一个庄稼人正在淋水打扫着。秀儿正想上前打听一下秦老庆大叔，没料到那几个看家护院的竟嘻皮笑脸地说笑起来。

“哈，这年头哇，真能就地白拣大闺女……”

“模样儿不错，比俺媳妇强三分！溜子，你不是还没家小吗，拣回去准不吃亏！”一个背长枪的人说，“虽然不比月季、牡丹、晚香玉，可总是一株山丹丹、野百合！”

“真个的，跟我家去吧！”那个叫溜子的满脸流里流气，直往秀儿跟前凑：“我正短个烧水、做饭、暖炕头的！”

“你们别他妈的光作孽！”那个洒扫场院的庄稼人开口了，他挡住这伙流里流气的人，朝秀儿姐弟招呼着，问道：“孩子，打哪来？”

“东乡。”秀儿回答着，忙问：“大叔，打听一个人家……”

“他叫老庆，”树红插嘴说，“就是秦老庆，他住镇上哪条街？”

“你们是来投他？”庄稼人说：“不是外人，我领你们去。他套车进城接东家去了，一会儿准回，走，先到他家去！”

正说着，黑漆大门上黄铜兽环丁丁当当响了起来，门吱地一

声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长刀子脸家伙，尖头细脖，满脸凶相，穿一身漂白裤褂，瘸着一条长腿，几步跨下台阶。他一见秀儿姐弟俩，便啐了一口唾沫，骂骂咧咧地说：

“真他娘晦气！天天出门总要碰上几个穷逃荒破要饭的！”跛子朝那庄稼人打着招呼：“常明，东家该回来啦！老爷子都快坐不住了，你还不到村外迎迎去！”

“我这就去！”常明索性放下手中水桶、扫帚，又转身邀着秀儿、树红说：“顺便我把秦家门指给你。”

“叫这些穷逃荒破要饭的滚开！”跛子还在发着淫威骂道：“我见到这些人，心里就发烦！”

“孙四跛子，”常明不满跛子骂骂咧咧，气乎乎地说：“他们在这儿没踩谁的鸡眼，你犯不上瞎叨叨！”

“叫他们离开我的大门！”孙四跛子咆哮如雷，“用不着你来多嘴！”

门口正在吵吵嚷嚷，老地主孙殿奎走了出来，他头发已经斑白，扁平充血的脸庞上配着一个酒糟鼻子，右手拄着紫檀木拐杖，左手玩着两枚光亮的夹胡桃，穿一身香云纱裤褂。他身后站着他儿媳妇晚香玉。晚香玉四十来岁，穿一件小开衩旗袍，妖里怪气，油头粉面。她见孙四跛子踮着脚尖吵嚷，连忙摆了摆手，四跛子不吭声了。

“别吓唬他们！”晚香玉朝秀儿瞅了一眼，假惺惺地说：“这些少爹没娘，逃荒要饭的孩子，怪可怜的……”

“咱们走吧！”常明不再搭理孙四跛子，更不愿听晚香玉那一套，对姐弟俩说：“到你老庆叔家去！”

刚走几步，遇见前面一个挎菜篮子的姑娘，常明朝那姑娘喊道：“纺儿，你家东乡来客啦！”

纺儿忙迎了过来，惊异地问：“俺家？东乡？”

纺儿站在秀儿对面，秀儿忙着打量着对方，这纺儿红红的脸

庞，乌黑的睫毛下闪着一双水灵灵的眸子，长长的辫子垂在背后，毛蓝裤，碎花袄，衣服虽破，但缝补得干净利落。秀儿上前忙拉住她的双手，喊了声：“纺妹。”

“你是……你是秀姐？这一定是树红哥。”秀儿点了点头，纺儿激动得脸都红了，“爹常念叨你们，你们可来啦！”

“快领回家去。”常明关照着：“我去迎车。”

这时，打南寨门飞过来一辆骏骡拉的轿车，深蓝色的车帏，杏黄色的流苏，两头菊花青大骡喷着响鼻，四蹄生风拉车跑了过来。秦老庆一眼看见了秀儿，猛地一惊，连忙一收丝缰，从车辕里跳了出来，说：

“秀儿，树红，你们来啦！”

“大叔！”姐弟俩见到了亲人，同时迎了过去。

“你爹呢？”秦老庆问，“他在哪儿？”

一句话，把秀儿问得满眼泪花。秦老庆一看秀儿哭了，就不再问下去了。

“别哭，快回家！”老庆连忙对小纺打招呼，要她快把秀儿、树红领回家去。

车没到孙家门口就停了，坐车的人很不满意，一挑车帘，打车厢里钻出一个大块头，茄子脸，鼠眼睛，唇边留着稀稀的胡子。他不满当道停车，便绷紧了肥脸，但当他发现老庆迎面站着一个俊俏的大姑娘时，那绷紧的脸顿时松弛下来，露出一丝笑意。

“多招人喜爱的一个闺女，”胖子问：“这只羽毛已丰的翠鸟，是谁家的？”

“东家，可别瞎胡扯！”老庆冲着不怀好意的胖子说：“这可是子女辈儿！我的侄女儿。”

“噢，你的侄女？”胖子眼珠“滴溜”一转，忙说，“行，先不谈这个。快把车往前赶。”

“你们快回家吧。”秦老庆对秀儿扬扬手说：“我把牲口卸下来

就回家！”说罢，鞭子一甩，只听“叭”地一声脆响，车轮又在街心辘辘滚动起来。

刚才，秀儿一见车上的胖子就恶心，悄悄问小纺：

“这车上坐的是谁？”

“他就是地主东家孙万谦。”小纺说。

“好熟的脸皮。”秀儿寻思一阵，什么也没想起来。她跟小纺说：“好象在哪儿看见过他……”

“不会，你咋能看见过他！”小纺说：“你压根儿就没到过山河镇嘛。”

“我是说看他这副长相……”

“走吧！”纺儿拉着秀儿的手，连连催促快回家。

车在孙家门口刚一停下，孙万谦一踩车轱跳下，手擦绸衫大襟，大步上了台阶，见爹孙殿奎由他老婆和孙四跛子左搀右扶站在门口，他慌忙迎上前去。

“爹，你老人家身子骨不好，又起来干什么？”孙万谦艾怨地说：“就不怕闪失着！”

“你听这炮声响得多沉，谁还能稳坐得住！”孙殿奎一脸焦急神色问儿子：“快说，你见到你内兄没有？咱们该咋办，是早点出水，还是继续蹲坑？”

“你老先别急，”孙万谦掏出手帕，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水，说：“也容我喘口气儿，慢慢跟你说。”

说真的，这些天来，沿平汉路南进的鬼子，逼近了黄河边上，炮声象沉雷响着，也搅动了地主富豪的美梦，不要说镇里镇外小家小户人家，就连这山河镇的头面人物——孙殿奎，也坐立不安了。这些天来，他真是心烦意乱如坐针毡，人们早传开了，都说鬼子已经占了县城，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所不为。又说，共产党、八路就要开过来了，不远的沙河集安上了抗日政府。为了打

听确实的消息，前几天，孙殿奎把儿子孙万谦打发过了黄河，到了郑州，想在那里得到真实消息后回来，好使个应对之策。现在儿子回来了，自然急着问长问短。

“难道我也跟着这伙穷光蛋们去逃荒？”

“哪里的话！”孙万谦连忙安慰老子：“您放心在家享清福！谁也惊不了您老人家大驾！”

“见到我哥没有？”晚香玉横插一嘴，关切地问：“黄河决口，他受惊了吧？！”

“受惊？”孙万谦摸着光脑门，咧开大嘴嘻嘻笑了起来，他卖着关子说：“就凭尊兄那种翻手为云，覆手成雨的通天本领，谁能惊动得了他？太太，你是过于多虑！”

这晚香玉是国民党河南保安副司令汤凌云的嫡亲胞妹，原名叫汤凌贞，绰号晚香玉，她由一个显赫国民党官僚之家，嫁到山河镇这样一个河网水套里来，是有缘由的。原来汤凌云在河南初拉竿儿不顺手的时节，孙家父子用黑路来的财帛替他招兵买马屯粮发饷，等汤凌云发迹了，当上了河南省的伪保安副司令，自然忘不了孙氏父子，为了“感恩答德”便想起汤孙联姻，把胞妹嫁给了孙万谦；再者，就是晚香玉这个出身腐朽官僚家庭的小姐，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一套打情骂俏的本领，她刚成年在省城就弄得名声狼藉，满城风雨，与汤凌云脸面很不好看，汤凌云便横了横心，图个眼不见心不烦，把妹妹嫁到了孙家。就这样，一为报恩，二为遮丑，晚香玉这才做了孙万谦的老婆。日本鬼子南进，黄河又决了口，晚香玉知道哥哥带着队伍退过了黄河，正守着花园口。她急于想知道哥哥下落，便打听起来。不想急病人偏遇慢郎中，孙万谦一路耍着花枪，晚香玉当然不自在了。

“你别净打哈哈！”晚香玉嗔怪孙万谦，但压着性子追问道：“黄河决口那阵子，他在哪儿，受到危险没有？”

“什么危险？”孙万谦见晚香玉着实要生气了，这才转入了正

题：“黄河决口是他奉了国府的命令，亲自带人掘开大堤，还能有啥危险！”

“这是为什么？”晚香玉迷惑不解地问：“既然守河堤，为啥又去决河口？”

“因为日本人太他妈不够交情，进得猛浪了些。弄得国府要人连搬家的空儿都没有，蒋委员长这才使了绝招，掘开河堤挡住鬼子！”孙万谦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四溅，“凌兄这一手干得出色，还得到了蒋老头子嘉奖哩！”

“这下可死了不少人！”老地主孙殿奎听儿子、儿媳说，也插起嘴来，“听说足有八九十万人撒了水漂儿！”

“看这些少爹没娘的逃荒孩子，”晚香玉假惺惺地说：“被冲得五零四散，怪惹人心酸的。”

“这算得了什么！”孙万谦不以为然，显然学着他内兄汤凌云的口吻，浅浅地笑了笑，说：“国难时期嘛！人人都应该做出一点自我牺牲。”

“听你凌兄的口气，咱们应当咋办？”孙殿奎鼓着眼望着孙万谦问道。

“古诗云：‘车到山前自有路’，咱们有的是办法！”孙万谦说：“走吧，进家再说！”

孙万谦和晚香玉一左一右，搀扶着孙殿奎跨进门槛，身后两扇黑漆大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离门口不远的车棚里，秦老庆卸下辕骡，把笼头和嚼口递给帮他卸车的常明，气愤地说：

“城里的鬼子真歹毒，一集杀了几十号人！”他接着问常明：“沙河有人来没有？”

“老周捎来了口信，宋书记叫你抽空去一趟！”常明说：“这我替你筹划，最近出一趟车，顺路拐到沙河集。”